



■季小英

一直觉得,生活在平湖这座悠静而美丽的江南小城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感是发自内心的实在感和认同感。

然而,这样的自在却在虎年3月13日,被突然闯进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往日的宁静。

这场无声的战争,瞬间让68万多平湖人民的心紧紧相连,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险恶,但爱和希望比病毒蔓延得更快,杭州、绍兴、嘉兴等地的医护人员火速驰援平湖,闻令而动,逆风而行,无畏不惧。于是,“大白”、“小蓝”、“志愿红”,在日夜兼程的平湖汇成了一道道抗击疫情、守护家园的坚强盾牌。

原本熙攘的街道,归于平静,期待了许久的春天,也被蒙上了阴影,停工、停课、隔离、一次又一次的核酸检测……

这样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要刷无数遍新闻,疫情的信息各种各样,但在一片阴霾里,我看到了一个个发光的普通人:

在平湖,那鲜艳的中国红,是炽热

党旗下的一个个医务工作者,先锋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汇成了三月里一股股强大的力量和暖流,“我是党员,我冲锋在前”成了这些鲜活灵魂的高尚信念。

在平湖,阳春三月,本是独山港镇一对新人结婚大喜的日子,但疫情当前,他们毅然决定取消婚礼,各自奋斗在防疫一线,他们说:“虽然婚姻延迟了,但爱不会延迟!”待胜此疫,与子偕老。

在平湖,有位来自连云港的“90后”小伙子,因开车导航路线不熟悉入平湖,疫情形势严峻,只进不出,于是留在了平湖当起了志愿者,跟社区干部一起在小区里忙穿梭,吃泡面,睡地板……

在平湖,隔离人员家中的老人重病,急需血液透析,是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想方设法联系车辆和医院,一路护送,帮助解决了这家人的燃眉之急。

在平湖,那些为保障和运送物资的志愿者,那些为封控区居民上门送菜的志愿者,每次都要背负上百斤的东西,爬了数不清的楼梯,只为做好

市民菜篮子坚强的后方。

在平湖,我看到一个监控视频回放记录:一个市民去便民中心窗口办事,临走时,把一百元钱放在服务台上,工作人员追着要把钱还回去,那市民边往外跑,边说:钱挣得不多,一点心意,支援抗疫……看到这个视频,我一直在想,人真正的高贵,是灵魂的高贵。是啊,普通人捐出微薄的薪水,小朋友捐出压岁钱,各大企业纷纷慷慨解囊支援抗疫……

在平湖,一则微视频《床》,让无数平湖人泪目。那些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累了,就地取材:椅子、地板、行军床、车子、草地,甚至路边的树干,只要能靠一下的地方,就是他们得以休息一会儿的“床”。

在平湖,响彻在封控区海德城的歌声,久久回荡在平湖的星空里。居民们打开手机电筒,站在各家的阳台上,一起唱响了《我和我的祖国》《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试想一下,这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同心!这是任何一支合唱团队无法捕捉到的和谐。……

太多的“在平湖……”我的文字已无法表述这些普通人一个个闪光的瞬间。因为有爱,这人间才如此温暖,每一种爱,都刻进了平湖人的心里。

这就是平湖人,当你受困时,会发现千千万万陪伴你、支撑你的人,不为责任,只因同根。曾听到专为疫情而写的《同根》这首歌,歌词句句入心:不是医生,也想尽己所能,为别人做点什么……

让复工复学的日子如期而至,让大地处处可见忙碌的身影,退去这场疫情带来的压力,让每一个人都像孩童般投身于大自然中而无忧无虑,感受着自然界给予的无穷力量,这何尝不是一种人间最真实的美丽呢?

星星之火,汇作满天星,那些闪亮的瞬间,让人坚信,未来可期,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灾难面前见人心,平湖人骨子里的善良和坚韧,在阴霾下熠熠生辉。平湖必胜的春天的劳作与汗水,如同千千万万奉献者的眼神与体味,永远珍藏在平湖史册的文字中。

■方斌杰

有一些春天是特殊的,会留在我们记忆里,就好像,今年的。

我极喜欢平湖这个小城的春天,尤其是四五月份的雨季。微凉的细雨淋不湿衣服,却又很舒服。在外的三四年,几乎没享受过这样的雨季,倒是怀念了。今年回来了,想着可以好好享受;没料到的是,尚未结束的疫情在这儿来了个回马枪。

不过经历了数天的封城,我反而觉得这疫情,没什么大不了。大家的心是一致的,我们并非只有自己,也并非只为自己,因此很快就让这座城市换了一个流动的样子。

平时的平湖有自己的流动方式,在这个特殊的春天里,它依然在流动,在稳稳地流动。最先感受到的春天是小区内的梨树枝头,不用“忽如”的那一夜,也没有“千树万树”,但真切切地开了。那一点点白色若是拼凑在一起,大概是十四五岁少女的样子了,衬着一叶叶的浅绿,相间在夜色路灯下。第二天的夜晚下雨了,一片片的花瓣都被无情打落,还剩在枝叶间的倒是越发好看。有几片花瓣上躺着一滴滴前夜的雨,花瓣被压弯了,却依旧不舍新结识的朋友。透过那青涩的雨滴,那一片片白色上的纹路都能被窥见,清清楚楚地写着大自然的神奇,写着春天到了。

经过数日的努力,这城也解封了,虽然日子有些变化,不过春天倒也还在,人与人之间一些漫不经心地关切也在。

三天前,因为一些事情得跑一趟新仓,很便搭了刚刚恢复运营的城乡公交。公交车也跟着多了新规矩,除了戴好口罩之外,还要求刷健康码;对于不太使用智能机的老人,可以刷身份证。我上车后的下

稳稳的

一站,上来了一对年纪约有六十五岁的老人,那自然是没有跟上“潮流”。两人相互搀扶着颤颤巍巍走上车,其中一位老人稍微灵活些,很快就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另外一位老人也许年纪更大些,翻找身份证的动作异常迟缓,就好像自己的双手不受自己控制。但,车该启动了,一直等着老人也不太合适。

其实我这儿有点慌张,车子启动的时候很容易导致人踉跄,老人就更容易跌倒。不过,这个看上去有些凶的司机,甚至声音里也带着急促的师傅大概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人。车子稳稳地启动了,我几乎没感到任何的踉跄,车速很缓,很缓,即便是在外跟着慢跑也能跟得上的速度。我盯着两位老人,一位刚刚翻出自己的身份证,另一位在一旁搀扶着,丝毫没受到车子启动的影响。

我见过不少司机师傅,他们有些真的很急促,丝毫不在意是否还有人没站稳或者还在走动;当然也有一些师傅也会照顾好老人,启动和车速都会放得很慢,不过多少会让人有些踉跄,车速也没眼前的司机缓慢。老人终于刷好了身份证,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老人选择先将身份证放回去再找座位坐下。司机师傅一直以这样的低速行进着,也不在意后面的车是否着急。两位老人互相搀扶着,稳稳地穿过半个车厢走到爱心座位坐下。

那一天刚好是放晴的日子,封城几天后,连日阴沉,细雨绵绵。公交车的窗外缓缓走过不少春色,我看到平廊公路旁,还有开得正盛的梨花,浅绿间有点点皓白。

这个星球,从未出现过无法跨越的寒冬。等到冰雪消融,你我都

■芦 荻

虎年三月二十日,这一天是春分。因为奥密克戎疫情,正在“宅家防疫”的我收到了著名作家夏真教授微信发来的一首小诗《春分》:

从今天起
我与你
将春色平分

一叶知性的绿
一波姚江的横
一缕阳光的热情
一窗小雨的叮咚

哪怕是一半明亮的欢喜
一半料峭的忧

也要
将这世间所有的温柔
共同相拥

小诗写得春意盎然,春情烂漫,澄澈而又隽永,颇有大境界。既然老师不吝将刚刚出炉的诗歌新作与我分享,并开宗明义地要“我与你将春色平分”,我也不必扭捏,直接从文件夹里调出地窖给他的同题旧作《春分说》作为和诗发给她,她算是礼尚往来。

往前推十天,夏真老师委托青年女诗人颜梅玖给我快递了一本她亲笔签名的散文新集《往事往事》。春

夜读好书,一展阅,我就怎么也停不下来,直到漏夜更深读完方休。阅读中,我时而同感共鸣,时而同气共愤,时而忽忍不禁,时而泪光盈盈,我深深地沉陷于夏真老师的如烟“往事”之中而不能自拔。

读罢,回头细品王毅老师写的序言时,我不禁几次“破防”。序中一句平常话“记得有一年春天……”尤其令人动容,竟撩起了我人生经历中几件春天的往事。

1998年春,一则启事改变了我的航程

这一年,34岁的我在湖北省竹溪县第一高级中学任教,算得上是家乡小有名望的名师。3月21日(春分)那天,我翻阅《中国教育报》(意外看到4版一角刊登了一则招聘启事——《浙江省平湖市面向全国引进优秀高中教师》,其设定的门槛和我个人条件颇为契合,刹那间,从小藏在我心底的江南梦苏醒了。我不禁怦然心动,惴惴地给平湖市教育局投寄了一份简历,表达了加盟平湖教育的真诚愿望。

很快就有了反馈,省一级重点高中浙江省平湖中学有意延揽。四月中旬,我遂如约星夜赶赴平湖接受一课定乾坤的面试。面试很成功,时任平湖中学校长张振国当即拍板决定录用。然好事多磨,由于原单位慰留了两个学年,直到2000年秋我才如

愿以偿,赴平湖中学履新,心中缠绕经年的江南情结也由此得解。

至今,我还常想,如果不是那次偶得的契机,我是不是会在家乡的那所“最高学府”一直干到功成身退?

也许,人生就像海上的一叶帆船,不定什么时候,一阵风,一个浪,就改变了航程。

2003年春,一通电话幸福了我的家庭

2000年暑期后,我是别妻离子孤身一人来平湖中学任教的。在平湖中学的工作是愉快和充实的,但同时我也面对着一个巨大困难——孤悬江南,妻儿却还滞留家乡,团聚无期。妻子是家乡一家卫生院的医生,要想对口调到平湖卫生系统或者跨行业调到平湖教育系统,我个人是无力办到的。

就在我为此事深深苦恼的时候,校领导 and 局领导也在为此操心不止奔走不停。

2003年2月19日,雨水节。上午,教育局副局长张宏燕电话通知我——经教育局研究决定,你爱人安排在市第三幼儿园做保健医生,先试用半年,待暑期办理正式调动手续。

这个雨水节上午打来的电话,于我,于我家,是及时雨,更是福音。我们将用一生来感恩!

2008年春,一封电邮成全了我的夙愿

得让自己咋舌。

某一日,社群里招募志愿者,我果断地参加了。我负责的事情就是提着高音喇叭向小区的居民们宣传疫情防控政策和要求。我在路上一圈儿又一圈儿地兜着,外面空无一人,楼下的车辆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往日热闹的空地上不见了小孩子们雀跃的身影,连带着天空中叽叽喳喳的小鸟也不见了踪迹。但我却能明显地感觉到朝我投来的一束束目光,是那么地如火如荼。因为无论我走到哪幢楼下,只要稍一抬头,就能毫无悬念地望见从每一扇窗户、每一个房间里探出来的头,他们用极其敏锐的目光洞察着外面的一举一动。平日那个枯燥的广播,此时是那样的响亮,那样的触动人心。此时的他们,也是同我一样用如此“八卦”的心态排解着内心的无聊,以这样戒备的姿态纾解着内心对自由的渴求的吧?

途中,遇到一位老婆婆正隔着隔离网在跟另一区域的老太太唠嗑,一瞬间有那么点愤怒:都什么时候了!我上前想劝劝她,让她没什么事情不要下来。结果,还没等我开口,她扯扯戴着口罩,朝我歉意地点点头:“我这就上去。”我想,我能理解她的心情,

出版一部诗集,是我大学时代萌发的一个心愿。我业余写诗二十年,投稿上千,即便是为了自我安慰,也是时候编一部集子为自己“正名”了。几番筛选,几番挑剔,几番甄别,几番割舍,终于编选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手艺的废墟》。集子编定后,出版便成了一个难题。说白了,一个籍籍无名且穷酸饿醋的业余诗人欲求公费出版诗集,庶几痴人说梦,谈何容易!

野百合也有春天,追梦者,常会有好运气!

2008年4月,谷雨节。湖南《诗屋》杂志主编、诗人欧阳白老师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通知我《手艺的废墟》入选“诗屋作家丛书”(10本)。该丛书由欧阳白发起并主编,面向《诗屋》网站驻站作者征稿,入选诗人的诗集以“资助+自助”的方式出版(丛书书号费由诗屋杂志统筹,编审及印刷费用自理)。

几乎与此同时,这部书稿还获得了平湖市文联第六轮实施“文艺精品”战略(2008—2009)签约作品的出版扶持和平湖中学校本文化丛书的专项资助。

在三方合力支持下,我的首部诗集《手艺的废墟》最终于2008年7月由珠海出版社正式出版。

几件春天往事,几节温馨回忆,纵使流光无情,毕竟人间有义。

■夏春燕

小区被封控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打算去学校种刚到的小花苗。就这样,我的计划随着大门口拉起的警戒线而被搁置了。

疫情这三年,虽然它一直是压在心头的一片阴云,但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亲临过我的身边。小区被封控的那幢楼,就在我们的后面,隔着不到50米的距离。当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陆续地进来,在10号楼前拉起了警戒线时,我的内心是惶恐不安的。我不知道自己之前在小区里的生活轨迹是否跟病例有过浑然不觉的交集,或许是曾迎面走过他走过的路,或者是去过他去过的净水站,抑或是逛过他逛过的门口小超市……因为实在太近了。

就这样,我的活动范围一下子从天地广阔缩小成了小小的三室一厅,从卧室到厨房,从客厅到书房,从书房再到阳台。开始并不觉得怎样,对于一个宅家的人来说,这正给我腾出大把时间来让我自得其乐。饿了,煮点自己喜欢吃的家常菜;乏了,喝杯清茶,看看书,或铺开宣纸,涂鸦几笔;闷了,刷刷屏,看看最近的热播剧,跟朋友们群里聊聊八卦,好不自在。

日子是何时变得枯燥且乏味了起

来的?我也说不清楚。大概只是短短的一两天之后吧。小区里的确诊病例天天散花似地爆出来,今天一例,明天两例,后天再一例,管控的力度随着一个又一个病例的出现变得越来越大,管控的时间也被无限地延长了,恢复自由的希望随之变得渺茫了起来。每天一次的核酸检测测成了一天中唯一下楼“放风”的时间,日常外出成了再也无法付诸实际行动的奢望。每天没事做的时候,我竟然做起了老奶奶们经常做的事情:趴在阳台的窗台上,巴巴地望着外面,看阳光灿烂,看云淡风轻,看小鸟自在飞翔,看远处的房子在风里云里雾里地来回切换。

身处管控区的日子里,神经似乎也变得异常的敏感脆弱,业主群里叮叮咚咚的信息、官宣里噌噌上涨的数字、外面的一点一滴风吹草动都无时无刻地牵动着我的心绪。什么时候,小区里来了大巴和救护车;什么时候,哪一幢楼的人们纷纷大包小包地排队出来一车一车地被拉走了;什么时候,小区里又来了几个“大白”,又有多少人被拖家带口地带走了;什么时候,哪一幢的哪一层楼哪一户人家又有情况了……我们的信息及时而准确。我怎么变得这么“八卦”了,讶异

与孤独相处

许是待在家里闷坏了吧?但是,这样的行为是不值得提倡的。

我是多么地想念外面的世界呀!我想去学校把那些还没种好的花苗种种好,我想从人来车往的新华路慢悠悠地踱步回家,我还想挤在熙熙攘攘的景区里领略外面世界的风土人情……曾经那样嫌弃的人山人海,现在才明白那是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啊。

前两日,去做志愿者,自己也变身“大白”,全身武装的行头下是闷得喘不过气的窒息感,但被楼道里的井然有序惊到了。我们过去的时候,楼道长已等候多时。随即,他往楼道里仰头一喊:“18、17楼可以下来了。”不一会儿,18、17楼的住户便乖乖地下来了,竟没有一个人睡过头。还有一日,小区的群里自发组织“红歌会”,几百户人家一起拿着手机闪着微光挥舞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一束一束小光汇聚成海,竟然把整个小区整片黑夜都照亮了,内心里不禁肃然:人心齐原来是那么的震撼呀!

一场疫情,让我们懂得与孤独相处,让我们洞见人情温暖,教会了我们自律和遵守规则,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吧。

别样春日小记

■张峥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些大概都是一提起春天,都会被第一时间想起的诗句吧,而春日本就是应该迎着暖暖的春风,备上一些小吃甜点,约上三两好友一起在公园郊外走走闹闹,感受这甚好的光景。但这两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让不少人错过了春天,亦有不少网友玩笑称“人生才几年,新冠已三年”,而较为严重的几次又多是发生或是延续至春暖花开之时,2020年的暴发,2022年与之的再次大战,都让我在春日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温暖。

2020年,当时的我因工作原因,离开家乡一人在外,奔赴在一线进行抗疫。那一年,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开始物资紧缺、没有口罩、没有消毒用品,但确诊人数与日俱增的无力感,但我们仍想尽一切办法联系能复工复产的企业、能提供物资的企业,尽可能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本以为,熬过的那一个寒冬,会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唯一一个寒冬,待到下一年的春暖花开日,我们都可以再次与家人与好友携手,一起感受春日温暖。但没想到,时隔一年有余,奥密克戎的突袭,让我们再次经历一场大考,但这次我却因周边小区有确诊,途经中高风险地区等各种原因,进行居家健康观测,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感受春日的别样温暖。

春日里的医护“大白”。平湖的疫情来得突然,因为涉及公共场所、学校等人群密集场所,“三区”不一会,18、17楼的住户便乖乖地下来了,竟没有一个人睡过头。还有一日,小区的群里自发组织“红歌会”,几百户人家一起拿着手机闪着微光挥舞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一束一束小光汇聚成海,竟然把整个小区整片黑夜都照亮了,内心里不禁肃然:人心齐原来是那么的震撼呀!

场上挺身而出,让我们第一时间获得医疗资源,尽可能快地战胜疫情。

春日里的社区“大白”。多年前,我也曾与社区工作有些许关联,所以深知基层干部的不易,当我得知社区解封时,第一时间联系了自己已在一线工作的朋友,她并没有向我抱怨有多苦多累,只是说:“是啊,我们知道消息第一时间就入驻社区了,已经10多天没回家了,这一场战现在算是暂时打完了,我现在就是想孩子了,赶紧回去看看她。”每一位社区大白都有家庭,有子女有父母,这个春天,他们抛下家庭,虽然在匆忙下难免会出现些许纰漏,但正是有他们的无私奉献,才有我们有补给、有保障的生活。

春日里的志愿者“大白”。如果说医护人员、基层干部是因为职责所在,使命所然,那社区志愿者在疫情下的迎难而上,更让我感动万分。昔日的同学在一线做志愿者,我们日常的聊天群也已然成了志愿者通知群,“明天继续”“五点到岗”……事后我再问起,我同学却说:“镇里突然要求全镇做核酸检测,我就是搭了把手,防疫工作人人有责。跟那些彻夜不休地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相比,我也就只是做了一点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而已!”除了自己的朋友,还有无数的志愿者在行动,这个春天,面对疫情,志愿者“大白”无惧无畏,以自己的方式奋战在第一线,义不容辞地扛起了守牢这座城的任务和使命。

这一次,甚是感谢冲锋在前的医护人员、社区干部、志愿者,还有每一位作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希望这些被记录下的别样春日温暖,能在下一个春日,变成摘下口罩,享受外面的春色正好。让春天的脚步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慢到我们可以漫步南河头感受盎然的春意;樱花的花期长一点,再长一点,长到即使相隔甚远依旧能闻到樱花公园里那沁人的花香。